

第九十二回

三僧大戰青龍山

四星挾捉犀牛怪

却說孫大聖挾同二弟，滾風駕雲，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，按落雲頭，八戒就欲築門。行者道：『且消停，待我進去看一看師父牛死如何，再好與他爭持。』沙僧道：『這門閉緊，如何得進？』行者道：『我自有法力。』好大聖，收了棒，捻着訣，念聲咒語，叫『變！』即變做個火焰蟲兒。真個也難道！你看他！

展翅星流光燦，古云腐草爲螢。神通變化不可輕，自有徘徊之性。

飛近石門懸看，旁邊瑕縫穿風。將身一縱到幽庭，打探妖魔動靜。

他自飛入，只見幾隻牛橫欹直倒，一個個呼吼如雷，盡皆睡熟了。至中廳裏面，全無消息。四下門戶通關，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。纔轉過廳房，向後又照，只聞得啼泣之聲，乃是唐

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。行者暗暗聽他哭甚，只見他哭道：

『一別長安十數年，登山涉水苦熬煎。幸來西域逢佳節，喜到金平遇上元。不識燈中假佛像，皆因命裏有災愆。賢徒追襲施威武，但願英雄展大權。』

行者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展開翅，飛近師前。唐僧揩淚道：『呀！西方景象不同。此時正月，蟄蟲始振，爲何就有螢飛？』行者忍不住，叫聲『師父，我來了！』唐僧喜道：『悟空，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，原來是你。』行者即現了本相道：『師父啊，爲你不識真假，誤了多少路程，費了多少心力。我一行說不是好人，你就下跪，却被這怪侮暗燈光，盜取酥合香油，連你都攝將來了。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，我即聞風追至此間。不識地名，幸遇四值功曹傳報，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。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，與師弟輩細道此情，却就不會睡，同他兩個來此。我恐夜深不便交戰，又不知師父下落，所以變化進來，打聽打聽。』唐僧喜道：『八戒，沙僧，如今在外邊哩？』行者道：『在外邊，方纔老孫看時，妖精都睡着。我且解了鎖，揲開門，帶你出去罷。』

唐僧點頭稱謝。行者使個解鎖法，用手一抹，那鎖早自開了。領着師父往前正走，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：『小的們，緊閉門戶，小心火燭。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，梆鈴都不響了？』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，俱辛苦睡着，聽見叫喚，却纔醒了。梆鈴響處，有幾個執器械的，敲着鑼，從後而走，可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。衆小妖一齊喊道：『好和尚啊！扭開鎖往那裏去！』

行者不容分說，掣出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就打。棒起處，打死兩個。其餘的丢了器械，近中廳，打着門，叫『大王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！』那三怪聽見，一轂轆爬將起來，只敎『拿住！拿住！』唬得個唐僧手軟腳軟。行者也不顧師父，一路棒滾向前來。衆小妖遮架不住，被他放倒三兩個，推倒兩三個，打開幾層門，竟自出來，叫道：『兄弟們何在？』八戒，沙僧，正舉着鉗杖等待道：『哥哥如何了？』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，正走，被妖驚覺，顧不得師父，打出來的事，講說一派不題。

那妖王把唐僧捉住，依然使鐵索鎖了，執着刀，輪着斧，燈火齊明，問道：『你這廝怎樣開鎖，那猴子如何得進，快早供來，饒你之命不然，就一刀兩段！』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：『大王爺爺！我徒弟孫悟空，他會七十二般變化，纔變個火燭蟲兒，飛進來救我；不期大王知覺，被小大王等撞見，是我徒弟不知好歹，打傷兩個，衆皆喊叫，舉兵着火，他遂顧不得我，走去了。』三個妖王，呵呵大笑道：『早是驚覺，未曾走了！』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，亦不誼譁。

沙僧道：『閉門不誼譁，想是暗弄我師父。我們動手耶！』行者道：『說得是，快早打門。』那獸子賣弄神通，舉鉗鑿力築去，把那石門築得粉碎，却又厲聲喊罵道：『偷油的賊怪，快送吾師出來也！』唬得那門內小妖，滾將進去，報道：『大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門被和尚打破丁！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：『這斷着實無禮！』即命取披掛結束了，各持兵器，帥小妖出門迎敵。

此時約有三更時候，半天中月明如晝，走出來，更不打話，便就輪兵。這裏行者抵住鐵斧，

八戒敵住大刀，沙僧迎住大棍，這場好殺！

僧三衆棍杖鉗。三個妖魔胆氣加。鐵斧鋼刀藤挖撻，只聞風響並塵沙。初交幾合噴愁霧，次後飛騰散彩霞。釘鉗解數隨身滾，鐵棒英豪更可誇。降妖寶杖人間少，妖怪頑心不讓他。鐵斧口明尖鑄利，藤條節濶一身花。大刀幌亮如門扇，和尚神通偏賽他。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，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過。斧剝棒迎爭勝負，鉗輪刀砍兩交擦。挖撻藤條降怪杖，翻翻覆覆逞豪華。

三僧三怪，賭鬪多時，不見輸贏。那辟寒大王喊一聲，叫小的們上來。衆精各執兵刃齊來，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，被幾個水牛精揪揪扯扯，拖入洞裏綑了。沙僧見沒了八戒，只見那羣牛發喊囉聲，即掣寶杖，望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，又被羣精一擁而來，拉一個蹣跚，急掙不起，也被捉去綑了。行者覺道難爲，縱筋斗雲，脫身而去。當時把八戒、沙僧拖至唐僧前。唐僧見了，滿眼垂淚道：『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！悟空何在？』沙僧道：『師兄見捉住我們，他就走了。』唐僧道：『他既走了，必然那裏去求救。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。』師徒們悽悽慘

慘不題。

却說行者駕筋斗雲復至慈雲寺，寺僧接着來問：『唐老爺救得否？』行者道：『難救！救那妖精神通廣大，我弟兄三人與他三人鬪了多時，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，後捉了沙僧，老孫幸走脫了。』衆僧害怕道：『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，還捉獲不得，想老師父被領害也。』行者道：『不妨！我師父自有伽藍、揭諦、丁甲等神暗中護佑，却也會吃過草還丹，料不傷命；只是那妖精有本事，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，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。』衆僧胆怯道：『爺爺又能上天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天宮原是我的舊家，當年我做齊天大聖，因爲亂了蟠桃會，被我佛收降，如今沒奈何，保唐僧取經，將功折罪，一路上輔正除邪，我師父該有此難，汝等却不知也。』衆僧聽此言，又磕頭禮拜。行者出得門，打個吻哨，即時不見。

好大聖，早至西天門外，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、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。他見行者來，都慌忙施禮道：『大聖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晏天縣，我

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。比至金燈橋，有金燈三盞，點燈用酥合香油，價貴白金五萬餘兩，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。正看時，果有三尊佛像降臨。我師不識好歹，上橋就拜。我說不是好人，早被他侮暗燈光，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。我隨風追襲，至天曉，到一山，幸四功曹報道：「那山名青龍山。山有玄英洞，洞有三怪，名辟寒大王，辟暑大王，辟塵大王。」老孫急上門尋討，與他賭鬪一陣，未勝。是我變化入裏，見師父鎖住未傷，隨解了欲出，又被他知覺，我遂走了。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，復被他將二人也捉去綑了。老孫因此特啟玉帝，查他來歷，請命將降之。」

金星呵呵冷笑道：「大聖既與妖怪相持，豈看不出他的出處？」行者道：「認得！認得！是一夥牛精。只是他大有神通，急不能降也。」金星道：「那是三個犀牛之精。他因有天文之象，累年修悟成真，亦能飛雲步霧。其怪極愛乾淨，常嫌自己影身，每欲下水洗浴。他的名色也多：有兜犀，有雄犀，有枯犀，有斑犀；又有胡冒犀，噴羅犀，通天花文犀。都是一孔三毛二角，行於江海之中，能開水道。似那辟寒，辟暑，辟塵，都是角有貴氣，故以此爲名，而稱大王也。若要拿他，只是四木禽星，見面就伏。」行者連忙唱喏問道：「是那四木禽星？煩長庚老一一明示明示！」

金星笑道：『此星在斗牛宮外，羅佈乾坤。你去奏聞玉帝，便見分明。』

行者拱拱手稱謝，竟入天門裏去。不一時，到於通明殿，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。天師問道：『何往？』行者道：『近行至金平府地方，因我師寬放禪性，元夜觀燈，遇妖魔攝去。老孫不能收降，特來奏聞玉帝求救。』四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，啟奏各各禮畢，備言其事。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。行者奏道：『老孫纔到西天門，遇長庚星說：「那怪是犀牛成精，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。」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。及至宮外，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。天師道：『吾奉聖旨，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。』旁即閃過角木蛟，斗木獬，奎木狼，井木犴，應聲呼道：『孫大聖，點我等何處降妖？』

行者笑道：『原來是你。這長庚老兄却隱匿，我不解其意。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，老孫竟來相請，又何必勞煩旨意？』四木道：『大聖說那裏話？我等不奉旨意，誰敢擅離端的是？那方快早去來。』行者道：『在金平府東北艮地青龍山玄英洞，犀牛成精。』斗木獬，奎木狼，角木蛟道：『若是犀牛成精，不須我們，只消井宿去去罷。他能上山吃虎，下海擒犀。』行者

道：『那犀不比望月之犀，乃是修行得道，都有千年之毒者。須得四位同去纔好，切勿推諉。俺一時一位拿他不住，却也不費事了！』天師道：『你們說得是甚話？旨意着你四人，豈可不去？趁早飛行。我回旨去也。』

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。四木道：『大聖不必遲疑，你先去索戰，引他出來，我們隨後動手。』行者即近前罵道：『偷油的賊怪！還我師來！』原來那門被八戒築破，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擋住，在裏邊聽得罵詈，急跑進報道：『大王，孫和尚在外面罵哩！』辟塵兒道：『他敗陣去了，這一日怎麼又來？想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。』辟寒，辟暑道：『怕他甚麼？救兵快取披掛來！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，休放他走了。』那夥精不知死活，一個個各執鎗刀，搖旗擂鼓，走出洞來，對行者喝道：『你個不怕打的猢猻兒，你又來了！』

行者最惱得是這「猢猻」二字，咬牙發狠，舉鐵棒就打。三個妖王，調小妖，跑個圈子，陣把行者圈在垓心。那壁廂四木禽星，一個個各輪兵刃道：『孽畜！休動手！』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，自然害怕，俱道：『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他尋將降手兒來了！小的們，各顧性命走耶！』只聽得

呼呼吼吼，喘喘呵呵，衆小妖都現了本身。原來是那山牛精、水牛精、黃牛精，滿山亂跑。那三個妖王，也現了本相，放下手來，還是四隻蹄子，就如鐵砲一般，竟往東北上跑。這大聖帥井木犴，角木蛟，緊追急趕，略不放鬆。惟有斗木獬，奎木狼，在東山凹裏，山頭上，山澗中，山谷內，把些牛精，打死的，活捉的，盡皆收淨，却向玄英洞裏解了唐僧、八戒、沙僧。

沙僧認得是二星，隨同拜謝，因問：『二位如何到此相救？』二星道：『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，調來收怪救你也。』唐僧又滴淚道：『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？』二星道：『那三個老怪是三隻犀牛，他見吾等，各各顧命，向東北艮方逃遁。孫大聖帥井木犴、角木蛟，追趕去了。我二星掃蕩羣牛到此，特來解放聖僧。』唐僧復又頓首拜謝，朝天又拜。八戒接起道：『師父，禮多必詐，不須只管拜了。四星官，一則是玉帝聖旨，二則是師兄人情。今既掃蕩羣妖，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。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，掀翻此洞，以絕其根，回寺等候師兄罷。』奎木狼道：『天蓬元帥說得有理。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，待吾等還去艮方迎敵。』八戒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你二位還協同一捉，必須剿盡，方好回旨。』

二星官即時追趕。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——有許多珊瑚、瑪瑙、珍珠、琥珀、瑤瑈、寶貝、美玉、良金——搜出一石，搬在外面，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。他又進去放起火來，把一座洞燒成灰燼，却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。正是：

經云『泰極還生否』，好處逢凶實有之。愛賞花燈禪性亂，喜遊美景道心漓。大丹自古宜長守，一失原來到底虧。緊閉牢拴休曠蕩，須臾懈怠見參差。

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，却表斗木獬、奎木狼、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艮方趕妖怪來。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，只到西洋大海，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。他兩個按落雲頭道：『大聖，妖怪那裏去了？』行者恨道：『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？這會子却冒冒失失的問甚？』斗木獬道：『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，料必擒拿，我二人却就掃蕩羣精，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，師弟，搜了山，燒了洞，把你師父付托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。多時不見車駕回轉，故又追尋到此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方纔喜謝道：『如此，却是有功多累多累！但那三個妖魔，被我趕到此間，他就鑽下海去。當有井角二星，緊緊追拿，教老孫在岸邊抵擋。你兩個既來，且在岸邊把截，等老孫也再去來。』好大聖，輪着棒，捻着訣，辟開水逕，直入波濤深處，只見那三個妖魔，在水底下與井木犴、角木蛟，捨死忘生苦鬥。他跳近前喊道：『老孫來也！』那妖精抵住二星官，措手不及。正在危難之處，忽聽得行者叫喊，顧殘生，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。原來這怪頭上角，極能分水，只聞得花的花，沖開明路。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，並力追之。

却說西海中有個探海的夜叉，巡海的介士，遠見犀牛分開水勢，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，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：『大王，有三隻犀牛，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！』老龍王敖順聽言，即喚太子摩昂：『快點水兵，想是犀牛精，一辟寒，辟暑，辟塵兒三個，惹了孫行者。今既至海，快快拔刀相助。』放摩昂得令，即忙點兵，頃刻間，龜鼈鼈鼈，鯁鮑鮋鮋，與鰐兵蟹卒等，各執鎗刀，一齊呐喊，跳出水晶宮外，攢住犀牛精。犀牛精不能前進，急退後，又

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，慌得他失了羣，各各逃生，四散奔走，早把個辟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。

行者見一個斷了頭，血淋淋的，倒在地上；一個被井木犴揪着耳朵，推跪在地。近前仔細看了，道：『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。』塵昂笑道：『不是我喊得緊，連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。』

行者道：『既是如此，也罷。取鋸子來，鋸下他的這兩隻角，剝了皮帶去。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。』又把辟塵兒穿了鼻，教角木蛟牽着；辟暑兒也穿了鼻，教井木犴牽着。『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，明究其由，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，然後的決。』

衆等遵言，辭龍王父子，都出西海，牽着犀牛，會着奎斗二星，駕雲霧，竟轉金平府。行者足踏祥光，半空中叫道：『金平府刺史，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！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。你這府縣，每年家供獻金燈，假沖諸佛降祥者，即此犀牛之怪。我等過此，因元夜觀燈，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，是我請天神收伏。今已掃清山洞，剿盡妖魔，不得爲害。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，勞民傷財也。』

那慈雲寺裏八戒、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，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，一即使撇了師父，丟下擔子，縱風雲起到空中。一道：『那一隻被井星咬死，已鋸角剝皮在此。』八戒道：『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，與官員人等看看，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。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，同到府堂，將這怪的決。已此情真罪當，再有甚講？』四星道：『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，却好呀！』八

戒道：『因做了這幾年和尚，也略學得些兒。』

衆神果推落犀牛，一簇彩雲，降至府堂之上，說得這府縣官員，城裏城外人等，都家家設香案，戶戶拜天神。

少時間，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抬進府門，會着行者，口中不離「謝」字道：『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。因不見賢徒，懸懸在念，今幸得勝而回，——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，纔捕獲也？』行者道：『自前日別了尊師，老孫上天查訪，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，指示請四木禽星。當時奏聞玉帝，蒙旨差委，直至洞口交戰。妖王走了，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師。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，直趕到西洋大海，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，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。』

長老讚揚稱謝不已。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，都在那裏高燒寶燭，滿斗焚香，朝上禮拜。

少頃間，八戒發起性來，掣出戒刀，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，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，隨即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。孫大聖更有主張，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拿上界去進貢玉

帝回繳聖旨；把自己帶來的二隻，留一隻在府堂鎮庫，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；『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。』

四星心中大喜，卽時拜別大聖，忽駕彩雲回奏而去。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，大排素宴，遍請鄉官陪奉；一壁廂出給告示，曉諭軍民人等，下年不許點設金燈，永蠲買油大戶之役；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，硝熟燶乾，製造鎧甲，把肉普給官員人等；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碍錢糧，買民間空地，起建四星降妖之廟；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，各各樹牌刻文，用傳千古，以爲報謝。

師徒們索性寬懷飲食。又波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，這家酬，那家請，略無虛刻。八戒遂心滿意受用，把洞裏搜來的寶貝，每樣各籠些須在袖，以爲各家齋筵之賞。住經個月，猶不得起身。長老吩咐：『悟空，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，以爲酬禮。』瞞着那些大戶人家，天不明走罷；只管貪樂，誤了取經，惹佛祖見罪，又生災厄，深爲不便。』

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。次日五更早起，喚八戒備馬。那獃子吃了自在酒飯，睡得夢夢，